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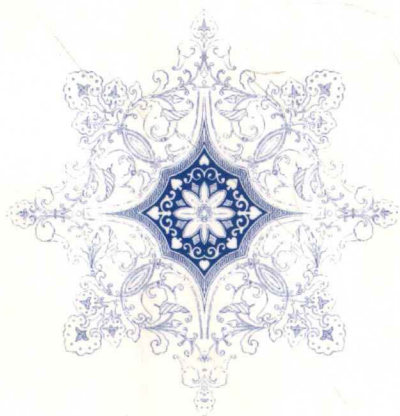
叶汝贤自选集

(一)

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

Ye Ruxian Selected Works (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odern China



叶汝贤/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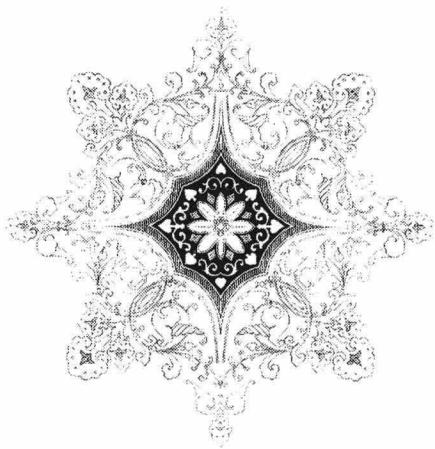
B0-0
Y453-2

叶汝贤自选集

(一)

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

Ye Ruxian Selected Works (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Modern China



叶汝贤 / 著

B0-0
Y453-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叶汝贤自选集（一）

——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

著 者 / 叶汝贤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孙 晶

责任校对 / 邓晓春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75 (三册共 51 印张)

字 数 / 323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069 - 2

定 价 / 128.00 元 (共三册)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1
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7
《德意志意识形态》制定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17
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	33
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44
马克思晚年历史研究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	57
关于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若干问题·····	73
与时俱进：可能性与现实性·····	84
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之路·····	87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及当代创新·····	93
唯物史观的发展趋势·····	95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1919～1937年）·····	107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多方面展开（1937～1949年）·····	139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166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建·····	170
改革开放和哲学观念的变化·····	173
中国改革的价值选择·····	183
“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模式·····	193
科学发展观的发展与30年中国改革主题的转换·····	207
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本质·····	220

后发型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27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237
坚定不移地坚持生产力标准	248
社会科学越来越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	253
公民社会、公民精神和集体行动	256
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267
附录 唯物史观开创了人类思想史的新时代	
——叶汝贤先生学术思想精要	276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葬马克思时，在用英语发表的讲话中，称马克思一生有两个发现，其中之一，就是唯物史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指的就是唯物史观。把马克思的哲学归结为唯物史观，缩小了其范围，并不确切，但却抓住了其精髓。我们读马克思的著作，最感新鲜而意味无穷的就是他对唯物史观的阐述。由于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此，人们就有了一个研究、解释和评价历史，认识和干预社会生活的正确的科学的方法。

然而，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又不那么容易。

翻开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谢世之后，他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追随者，研究者，总会从不同的角度，对他的思想作这样或那样的解释，形成这样或那样的派别。黑格尔在世时，其哲学不仅统治所有的人文学科，而且使当时的统治者感激涕零，奉之为国家哲学，其荣耀无人能及。但他死后，尸骨未寒，他的弟子们就产生分裂，出现了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公开对立。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的派别之争，盘根错节，蔚为大观。然而比起后世红学家们五彩缤纷的旗帜，“大观”只能算是“小览”。马克思也无法摆脱这种命运。以当今世界而言，在他名下出现的“主义”之多，真是车载斗量，数不胜数。而且“主义”中还套着“主义”。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下，就有所谓“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分析的马克思主

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名目。此外，还有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家、理论家，各国共产党人的解释。在近年国内报刊上，学者们对唯物史观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各有见地。有的人把它归结为“人的哲学”；有的人说它是“异化理论”；也有人解释为“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本书作者在这里表述的观点，也是一种解释，这种解释的重心在于把社会实践、生产劳动当作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把唯物史观解释成为实践史观、劳动史观。

这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唯物史观？这个问题，当马克思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例如，马克思本人针对19世纪70年代在法国出现的一些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一直到现在，人们还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以至出现各种不同名目的“主义”。看来这是一个不容易讲清的问题。这里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显然，要讲清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就要首先弄清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即要回到马克思。

困难在于，上述两个问题总是粘连在一起。学者们对马克思的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都强调自己的解释才是“真马克思”，唯我独“马”。那么，这是否说，这是个无法弄清的问题？我并不这样认为。马克思只有一个。他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他留下他活动的历史和他的著作。只要我们严格地从他的时代、他的活动和他的著作出发，就有可能正确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阶级壁垒森严，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使千千万万劳动者生活在种种枷锁和艰难困苦之中。新兴资产阶级虽然是剥削者，但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它同样处于无权的地位，它的活动和自由，同样受到种种束缚和限制。封建主不把人当人。这样，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解放和人的幸福，就成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突出的矛盾，成为当时许多先进的思想家进行理论探讨的主题。在西方相当长的历史中，那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神学家们，用神学历史观去解释历史，把上述“人的问题”归结为“神的问题”，用神权否定人权，用天国的生活否定尘世的生活。当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它的思想家就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对封建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95页。

及其神学历史观，进行无情的批判，用人道否定神道，用人权否定神权，用尘世生活否定天国的生活。这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和阶级利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道主义成了被统治者的共同的旗帜。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这种人道主义思潮正方兴未艾，人道主义历史观成为当时最强劲有力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武器。有的哲学家，比如费尔巴哈，干脆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主义”哲学，以同“神本主义”哲学对立起来。我们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也可以发现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强烈影响。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与控诉，他对备受压迫和剥削的劳苦大众的同情与声援，他对神学历史观的揭露与剖析，处处表现了人道主义的批判精神。然而，马克思后来走出“青年马克思”时代，为什么又转而批判人道主义历史观？为什么马克思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的哲学”？我们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就可以找到答案。在他的著作中，特别是他告别“青年马克思”以后的著作中，他在讲到人的地方，比哲学史上任何一位以“人的哲学”为标榜的哲学家都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他不像费尔巴哈以及其他一些哲学家那样，停留在对人的直观上，而是透过人的表面景观，从人的活动出发，揭示人的深层本质及其活动的规律，从而发现唯物史观；并以此为指导原则，阐明和解决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解放和人的幸福等“人的问题”。这时候，马克思所讲的“人”，已经不是没有区别的孤立个体的总和，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处于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中的个人。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称后者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指的是后者从人出发，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形式上是现实的、唯物的；但是，他（费尔巴哈）停留在这一出发点上，只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而在内容上则是抽象的、空洞的；结果是，他既不了解人，也不了解世俗基础本身。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要害，是既承认存在的东西又不了解存在的东西。他讲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一般人”实际上是“德国人”，即德国资产者^①。不管费尔巴哈愿意还是不愿意，他所阐发的是资产阶级的历史观。这就是他的“半截子唯物主义”的必然归宿。其实，一切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哲学的根本缺陷都是停留在人的感性层面上，从抽象的人的类概念出发，而不是从人的活动、人的实践出发，去研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97、75页。

人、理解人；因而，他们由此出发做出解释的历史，不可能是现实的人活动的历史。从这一历史解释中，人们除了得到一个“人——非人——人”的抽象公式，得到一点情感上的满足，就什么也得不到。虽然，费尔巴哈有时也强调要从“现实的人”出发，但由于他远离生活、远离政治，他这所谓“现实的人”，仍然是一个混沌的表象、一个抽象的存在，实际上仍然是那个用“可爱”的面纱包裹着的“德国人”。马克思的伟大和深刻之处，正是他从费尔巴哈止步的地方继续前进，从人的活动、人的实践出发，去批判现实、解剖历史，发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超越了费尔巴哈等人的“人的哲学”。他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的哲学”是要避免混淆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历史观。

那么，不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称为“人的哲学”，是否就可以把它归结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自唯物史观诞生以来，不断有人重复这种归结。但是，这是一种更加没有根据的归结。当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他就对此作过明确的反驳。他说：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①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恩格斯跟着提出了历史发展“合力论”的思想^②。恩格斯在这里对唯物史观的解释，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意愿的。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③又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④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同自然规律一样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历史规律又有其特殊性。在自然界，主体是物质，自然规律存在于物质的运动之中；而在社会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95～6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96～6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01～10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18～119页。

史中，历史主体是人，历史规律通过人的活动而存在和发生作用。人的活动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总是一种价值追求、价值创造的活动。人的目的、价值追求是千差万别，矛盾重重的。历史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变化，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因素实在太多。因此，历史的动因和结果之间，人的意愿、追求同社会效果之间，总会有很大的变数，总会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这样解释历史变迁的，把它解释成机械决定论完全没有根据。

说到这里，我们就能理解马克思所强调的他的哲学的本质特征：“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曾经有人对此诘难：既然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而规律的作用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人对世界还能改造什么呢？人在规律面前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他们认为这是唯物史观无法解决的矛盾。把唯物史观解释成为机械决定论，必然会得出历史宿命论的结论。所以，这一矛盾不是唯物史观所固有的，而是诘难者所制造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们所阐明的历史规律存在与作用的特点，深刻地阐明历史发展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而是具有多种可能性；不是只有一个发展方向，而是有多个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人的选择，人的实践活动，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可以推动历史沿着原来的轨道前行，也可以改变历史的前进方向；可以推动历史朝前发展，也可以导致历史的反复甚至倒退；可以加速历史进程，也可以延缓历史的脚步；可以演出历史的喜剧，也可以演出历史的悲剧；等等。历史规律的作用是客观的，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不能否定人的意识、意志及其行为的作用。历史是人所创造的。唯物史观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正是后一个功能，集中表现了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

本书定名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用意在于把它同马克思以后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解释区别开来。马克思的著作有这样一个鲜明特点，即都从现实问题出发，针对一定的分析对象和批判对象展开论述。他从不离开现实问题去试图构思一个先验的、思辨的哲学体系，建构一种超现实、超历史的“历史哲学”。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强调的理论重点往往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与当时社会实践的需要有关，也与马克思的理论分析对象、批判对象，与他的科学研究进程有关。马克思的思想体系表现在他的全部活动和全部著作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1页。

中。因此，只有从马克思的时代出发，从马克思的全部活动和全部著作出发，才能把握他的思想体系，才有可能把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当然，马克思的时代已经逝去一百多年，马克思的著作卷帙浩繁，要做到从马克思的时代、从马克思的全部活动和全部著作出发，是不容易的。但是，提出这样的要求，朝这个方向努力，总可以减少一些失误和片面性。舍此，不可能有更可行的办法。

在这篇序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书序言）即将搁笔时，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最近英国广播公司在互联网上以“谁是本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为题进行民意调查。日前，该公司公布了调查结果，共产主义理论、唯物史观的创立者卡尔·马克思，排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康德等众多伟大科学家、思想家之前名列榜首。马克思的“最伟大”，可以进行多方面的论证，发现唯物史观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马克思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下半叶和整个20世纪，也必将深刻影响21世纪以至未来的千年。到了人类迎来“自由王国”的那一天，人们将会以最崇敬的心情怀念与感谢马克思。

（本文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序言，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6期）

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一革命是何时实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哪些著作可以作为实现这一革命的标志？这些问题，是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一个关键，又是关系到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特点的重大问题。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标志。一般地说《共产党宣言》标志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可以的。但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也以《共产党宣言》为标志，就不确切了。这一著作虽然深刻体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行动纲领，它直接论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它主要是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而学术界许多人（包括主张《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标志的人）又认为，《哲学的贫困》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这就令人费解：为什么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标志，而要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作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没有这一理论基础的确立，决不会有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应该说，早在《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产生，《共产党宣言》只不过是贯彻这一新世界观的最光辉的文献罢了。

另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4 年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已经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因为列宁说过，这些著作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完成了向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转变。而恩格斯在说明他和

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时，也指出，当他还在曼彻斯特的时候，就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而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上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①。这说明，早在1844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发现了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思想。有的同志就由此得出结论，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诞生了。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前的看法极其有害，会使人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任意拔高，进行“现代化”的解释，从而导致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

毫无疑问，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表明他已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但是，对一个正在成长过程中的思想家来说，世界观的转变同独立地创立一门崭新的科学，是有重大区别的。我们说《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主要是从下面两种情况做出的判断：第一，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了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这表明他已经站在唯物主义的基地上；第二，马克思当时对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分析，已经是以唯物主义为理论出发点。“不破不立”，但“破”并不等于“立”。马克思当时主要还是处于“破”的阶段，即主要处于同旧哲学、特别是同思辨唯心主义观点决裂的阶段；但他还没有从哲学理论形态上阐明这种观点，还没有创立自己的、与一切旧哲学根本不同的哲学。因此，把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等同起来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也应该看到马克思当时并不仅仅是“破”，他在批判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已表达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的基本思想，但也不能由此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诞生的结论。应该区别一个观点的提出和这一观点的成熟，区分个别的孤立的观点的阐述和哲学体系的形成。马克思当时在批判思辨哲学中表述了一系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如“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世俗桎梏”产生“宗教桎梏”等等。但是，这些思想还是笼统的，而且往往采用旧哲学的概念、术语加以表述。如“市民社会”就是旧哲学的术语，马克思当时采用这一术语，只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192页。

笼统地把它理解为物质利益领域，还不了解这一领域中究竟什么东西构成决定国家的基础。后来马克思发现了“生产关系”的作用，就用“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概念代替了它。可见，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表达的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还不是成熟的思想。而且，不管这些思想多么重要，在当时也只是一个个别的孤立的观点，它们还没有构成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的体系。怎么能够以这种用不科学的概念所表述的不成熟的思想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标志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的伟大革命。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不仅同一切唯心主义哲学根本对立，而且同一切旧唯物主义根本对立。因此，作为这一新世界观产生的标志，必须具有在质上与一切旧哲学根本不同的鲜明特点。可是，我们从这一时期马克思发表的论著还看不到这样的鲜明特点。马克思在1843年离开《莱茵报》后，就开始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进行批判，此后，他继续把自己的观点同唯心主义鲜明地对立起来。但是，直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都主要是批判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并没有批判旧的唯物主义，特别是还没有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相反，在一些地方，还对后者作了不适当的过高的评价。例如，1844年8月11日，即马克思正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他在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写道：“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①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仅仅给社会主义的一个派别，即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它同科学社会主义是对立的。直到《神圣家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仍给予热烈的赞扬。这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理论观点还不成熟，还没有同旧唯物主义，特别是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他们当时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进行批判，主要还是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出发点。由于他们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把理论批判同现实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因而这些批判的结果导致他们得出一系列的重要发现，走上了一条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具有本质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450页。

别的道路。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说明，这个时期马克思还处在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过程中，他的思想观点仍然具有过渡性的特点。我们在分析马克思这个时期的著作时，只有估计到这种特点，才不会做出歪曲的解释，才可能正确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场合曾经阐述过他们的思想的形成过程。这些阐述应该是我们考察这一问题的指导思想。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作了最为详尽的科学的阐述。他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称《提纲》）作为本书的附录公开发表，就有其深刻的用意。他指出，《提纲》“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①。显然，在恩格斯看来，正是这一《提纲》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的过渡阶段的结束和新质阶段的开始，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

马克思写作《提纲》，不是准备发表，而是作为进一步研究用的。那时，即1845年初，由于德国反动政府的请求，法国政府下令驱逐马克思。旧世界驱逐马克思，是由于马克思驱逐了旧世界的世界观。这时候，马克思已经“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②，并同恩格斯一起，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可见，这时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产生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跃进，而记录这一跃进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提纲》。马克思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制定了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具有全局意义的范畴——社会实践的范畴。这就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第一次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社会实践这一基本范畴作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一块“整钢”。恩格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把《提纲》当作“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标志。

《提纲》一开始，马克思就一针见血地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他指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08～2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192页。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①

旧唯物主义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时，主张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但是，由于他们看不到社会实践的作用，他们不论对物质、客体，还是对意识、主体的看法都是直观的、形而上学的，因此，他们不能理解物质和意识、客体 and 主体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他们把客观事物、社会现实仅仅看作是一种静态的客观存在，仅仅是人的认识对象，而不是改造的对象；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仅仅看作是消极被动的感受主体，看成“一面镜子”。因此，他们只看到客观世界作用于人的感官，看到“物质决定意识”，而看不到人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看不到意识的能动性，因而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虽然是唯物主义的，但却是直观的、片面的。忽视实践的作用，正是旧唯物主义不能彻底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并给唯心主义留下漏洞的基本原因。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中，提出并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这就使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获得了全新的性质。

首先，由于实践范畴的创立，马克思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贯彻了既唯物主义又辩证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中间，存在着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物质是第一性的、本原的，实践和意识都是物质所派生的。人的实践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实践有其主观的方面。但人的活动本身、实践本身又是客观的，它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实践是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的统一。实践和意识虽然都是由物质所派生，但两者并不是同水平的范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人的实践活动却可以对它进行改造，实践的过程和结果表明了物质的第一性。马克思认为，对事物、现实、感性，即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要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说明作为人的认识对象的事物、现实、感性，是同人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的认识对象正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客观世界是人的认识对象，也是人的改造对象，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实践高于认识，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3页。

为它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而一定的认识一经产生，又会回过头来服务于实践，成为实践的主观因素，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的因素。这样，由于实践范畴的创立，马克思就不但科学地阐明物质怎样决定意识，而且科学地阐明人的主观能动性。

社会实践不仅证实物质是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且证实这一客观存在的可知性。由于作为人的有目的的感性活动的实践具有客观性、物质性的特点，由于它能够以集中的形式再现客观世界的有规律的过程，因而它能够成为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能够证明人们认识的真理性。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一般来说，旧唯物主义者肯定人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肯定客观真理。但是，由于他们看不到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而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同样是不彻底的。有的唯物主义者把理论上是否明晰清楚、是否能够自圆其说当作真理的标准，这是离开实践企图在思维的范围内证明思维的真理性，这纯粹是一种经院哲学的方法。费尔巴哈以“直观”作标准，实质上是以人的感性知觉、以人的主观感觉为标准，这是在真理标准问题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导致主观主义的典型例子。费尔巴哈有时也提到“实践”标准，提出过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但他并不懂得实践的本质，因而也不懂得他自己所提出的命题的意义。他有时把实践归结为理论活动，有时又主要从犹太人利己主义活动形式去理解。因此，如果说费尔巴哈也提出过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那只是一时思想的闪光，对他整个哲学的性质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费尔巴哈虽然坚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但并没有真正解决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问题。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才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把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理解为实践；现在，他又进一步把实践理解为“改变世界”，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就揭示了实践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形式。马克思强调，只有实践才能证实我们的思维中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证实思维反映存在的正确性。所以实践的结果实现和证明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有力地驳斥了不可知论，同时也同机械唯物论划清了界线。这样，通过引入社会实践这一基本范畴，马克思就唯物地辩证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